

劳动光荣·劳动圆梦

讲述劳模故事

■追梦·一线职工风采录

“故障克星” 刘伯凯

□本报记者 庞慧敏 通讯员 曾令瑶



提起刘伯凯，同事们无不竖起大拇指，“拼命三郎”、“故障克星”这些都是同事们对他的评价。然而，每次别人问起工作绝招时，他却总是笑笑：“养路就是个责任活，火车安全过，我才睡得着。”

这句看似简单得不能再简单、朴素得不能再朴素的话，竟然是刘伯凯，乃至绍水工区24年安全如一日的“秘密”。

1980年，走出校门的刘伯凯来到南宁铁路局桂林工务段，成为一名铁路养路工。

俗话说：“火车跑得快，还得车头带；火车跑的稳，线路是根本”。铁路线路养护难，山区铁路尤为如此。广西每年汛期长达7个月，经常暴雨、台风、冰冻等极端天气叠加，危岩落石、山体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多发，给铁路线路养护工作带来严峻的考验。

只有中专文凭的刘伯凯深知，只有不断地学习，才是武装自己最好的方法。

为了弥补自己的专业知识不足，刘伯凯用省吃俭用的钱买来了《线路维修保养》、《道岔曲线养护技术》等一些专业书籍，业余时间几乎都用在研究养路技术及理论学习上。

那段时间，同事们还记得，刘伯凯走路看、吃饭看、睡觉看，甚至上厕所都捧着一本专业书。

参加工作的24年来，刘伯凯做过的学习笔记超过30万字，这些笔记本摆在一起有半米高。

正是凭着这股“金刚钻”般的钻研精神，刘伯凯的线路养护技术日益精湛，在学习时间中，他通过不断摸索，相继推出了“质量回检制”、“记名修”、“返工制度”等线路养护办法。20多年来，不论工区线路出现哪种问题，他总能以过硬的本领高质量地修复线路。

同事们都戏称，只要是经过刘伯凯施工养护过的线路，都是“三无线路”，即无坑洼、无超限处所、无翻浆。

20多年来，湘桂铁路经历了数次铁路大提速，为保证列车提速安全，刘伯凯坚持“人无我有、人有我强、人强我精”的信念，站在全力提速的制高点，克服曲线地段多，设备变化大，管辖里程长等困难，大胆“引进新工艺，推广新技术，应用新材料，研究新课题”，成功地发明了多功能锁定轨距装置、自制钢轨涂油液，运用QC管理方法，总结出小修挖补接头和减少道岔连接扣件的整治方法，大大降低养路施工强度，提高了线路养护质量。

20多年来，他管理的线路检查评比年年优良，绍水工区也成为南宁铁路局标杆班组。

在大家眼中，刘伯凯就好像是一道安全运输的“防火墙”一样，让大家放心、安心。

一些有铁路专用线的企业得知刘伯凯出色的工作能力和业务水平，纷纷以高薪为条件请他“另谋高就”，面对这些，他总是微微一笑：“我天生就是干铁路的料，一辈子注定要和钢轨打交道，我的‘根’在铁路上，哪都不想去！”

(漫画:李法明)

追寻生命中的尊严

□顾威

这是一组数字：20年来，启智幼儿园累计招收残障儿童1000余名，在招收的残障儿童中，5%进入正常小学，30%进入弱智学校，95%在原有基础上得到提高；经过康复训练的聋儿，70%升入正常小学。聋儿王际峰以613分优异成绩考入东北大学。

数字的背后是启智幼儿园每一名特教老师的辛劳和智慧，而创办这一幼儿园的是残疾人孙淑君。

表情呆滞，行为怪异，难以理喻，让这样的孩子生活自理，甚至与正常孩子一样有尊严，困难可想而知。

张元俊是自闭症患儿。6岁时送到启智幼儿园，由杨杨老师带他。刚来时，小元俊背着个军用水壶，一刻都不能离身。杨杨从张元俊母亲那里要来全家照片，先教他认知，告诉他哪个是妈妈，然后让他复述。两天时间，都复述得非常好，第三天，说什么也不说了，杨杨告诉他，不说就不给他水壶。元俊急了，上去就给杨杨一个大嘴巴。元俊要比一般孩子长得胖，手也有劲，一个嘴巴把杨杨半边脸都打红了，22岁的杨杨老师委屈得哭起来。

在和元俊接触中，杨杨发现，只要音乐响起，元俊马上安静下来，甚至一个小时都会坐着一动不动。杨杨把她的发现告诉了孙淑君。孙淑君买来各种歌曲音碟，让杨杨单独放给元俊听。杨杨因势利导，将一些儿歌编进元俊喜欢的歌里，元俊果真学得很快。春节快到了，幼儿园组织晚会，专门安排了元俊的独唱，可元俊害怕，只有拉着杨杨才敢上场，唱得也不连贯。可在孙淑君和杨杨看来，这已经是非常了不起的进步了。

元俊变得开朗了，爱说话了，生活能自理了。在中国有“十聋九哑”之说，而在国外是“十聋九不哑”，褚萍老师说，这里的关键是早期发现，早期矫正，加上教育得法。

为了让聋儿有听力，能说话。上课时，褚萍敲鼓、放录音机，刺激他们的耳膜，说话时摸着嗓子，让她们知道声音是从哪发出来的；还利用“情景教学法”、“听觉口语法”，将语言教学融入日常生活中，如“洗洗我的小手绢”，边做洗的动作，边讲洗衣的过程，让她们学会生活本领的同时，学习了语言。

杨欣、杨悦姐妹是双胞胎，出生后一二岁也不说话，经检查确诊是聋儿。3岁多，父母将杨欣、杨悦送到启智幼儿园，老师就是褚萍。当第二年“母亲节”那天，两个孩子清楚地说出“妈妈我爱你”时，杨欣、杨悦母亲的眼泪止不住地流了出来。

为了让家长配合幼儿园做好姐妹俩的教育训练工作，褚萍几乎隔几天就要给家长写一份她们成长汇报和训练计划表。将近4年，持续不断地训练，两个孩子能像正常孩子那样说话了，入园后，杨欣、杨悦进了正常小学，现在已经是敬业中学初一学生。

残障孩子没有哪家幼儿园愿意收，一个残障孩子就要拖累一个家庭，她决定为残障孩子办一所幼儿园，义无反顾。

孙淑君天性喜欢孩子，希望当一名幼师，可报考幼

师学校被拒。1978年中学毕业后，她先在一家街道幼儿园当幼师，然而，随着知青大量返城，他们以孙淑君不能教跳舞为由，将孙淑君辞退了。1981年，街道妇联“散在儿童辅导班”，他们又想起了孙淑君，很快，街道企业开始承包经营，孙淑君又被辞退了。

这一次，孙淑君没有流泪。她不再奢求别人的照顾，怜悯，她要走一条属于自己的路。她和丈夫刘厚明找亲戚、找朋友，借来1600元钱，买了一间破旧小房，借来5套桌椅，1983年5月3日，“淑君家庭幼儿园”开张了。

在孙淑君所在的克俭街道，有名呆傻儿，叫郭丽，已经6岁了，不知道洗手，不知道大小便，父母只能天天把她锁在家里。淑君知道，残障孩子没有哪家幼儿园愿意收，一个残障孩子就要拖累一个家庭。一天晚上，孙淑君来到郭家，“让郭丽到我幼儿园吧。”

在孙淑君的教导下，郭丽慢慢地变了，不尿裤子了，知道洗手了，会跳舞了，会做简单算术题了。两年后，郭丽进入正常小学。

孩子的进步，家长的感激，使孙淑君体会到了自己工作的意义，1991年，一个大胆的想法产生了，她要为残障儿童创办一所幼儿园，让残障孩子同样受教育，同样享受童年的欢乐，不再成为家庭、社会的累赘。

白天，她要做幼儿园的管理工作，晚上，由丈夫刘厚明用自行车驮着，找领导、找那些知名和不知名的企业家、找那些与残疾人工作贴上边的机关、协会，动情地介绍残障儿童及有残障孩子家庭的痛苦，介绍建启智幼儿园为社会减轻负担、为人民造福的意义。

1993年8月，一座建筑面积2228平方米的启智幼儿园落成了。可幼儿园需铺地板，需购置生活用具，需购置教学、康复仪器，还缺32万元。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孙淑君给时任辽宁省省长岳岐峰写了一封信，诉说一位残疾青年创办启智幼儿园的艰辛。据省长秘书处，岳岐峰边看边流泪，看完后即批给财政厅。第二天，下着雨，当时的厅长纪玉英亲自来到启智幼儿园，他紧紧握着孙淑君的手，说：“你办了一件连健全人都难办到的事，我们要向你学习。32万，一分不少，保证拨到。”

残障孩子同样拥有健康的人生，这项造福社会的事业感动了许多人，17个国家的爱心人士和8个国家特教机构为启智幼儿园提供帮助。

在启智幼儿园，有许多外国人到幼儿园参观、交流，帮助残障孩子学习、辅导幼儿园教师的照片。孙淑君说，他们先后接待过17个国家的爱心人士和特教工作者，8个国家特教机构为启智幼儿园提供了帮助。

1993年3月，比利时弗拉芒政府莫尼汉中心两位官员来沈阳考察残疾人康复援建项目，考察的项目令他们不满意，为了得到国外的资助，相关部门将孙淑君介绍了这两位官员。其时，启智幼儿园还在建设中。两位官员到来时，孙淑君和丈夫在工地正和着水泥。看着孙淑君吃力地工作的情景，听着翻译动情地介绍孙淑君艰苦创业的故事，黑丝特·盖特这位老人流泪了，他对孙淑君给予了由衷的称赞：“月虽残亮如雪，高挂天空谁笑残”。从小到大，一个残疾人遭受到的歧视，那种心酸、苦涩，谁人能知？33岁了，她还从来没有听到过这么高的赞誉。当翻译将这句话翻给孙淑君时，孙淑君当时就哭了。

3月末，孙淑君接到比利时弗拉芒政府莫尼汉中心的邀请信和两张机票，邀请她和丈夫前去考察。4月29日，孙淑君和丈夫刘厚明来到莫尼汉中心，展现在他们眼前的是一个完全现代化的、国际水平的残疾人康复中心。孙淑君和丈夫听着、看着、在本上不断地记着，几乎每一个训练室都拍了照片。他们学到了当时世界上比较先进的“施尔波恩运动疗法”、“史努兹兰疗法”即感官刺激法，还知道了对残障儿童从出生就要关注，并进行早期康复训练。

11月，莫尼汉中心派两位老师到启智幼儿园了解情况，看到“自闭症感官训练室”建得几乎与莫尼汉中心的一模一样，还将在比利时学习到的先进的残障儿童康复疗法结合幼儿园实际发展成为“游戏疗法”、“结构化”、“感觉统合法”等，又探索出“残健合一”即让残障儿童与健全孩子一起学习、生活模式，让残障儿童处处受到健全孩子的影响，效果非常好。莫尼汉中心与启智幼儿园彼此的合作进行了12年，其间，3位比利时驻华大使前来幼儿园参观。

(制图美术、书法标题:李法明)

采访手记

一名自闭症男孩弹着吉他唱着《我相信》、四名聋哑孩子用清晰的声音朗诵诗歌……这是我在《生命的阳光——启智幼儿园建园二十周年感恩会》上看到的情景。

在我国有“十聋九哑”之说，可如果不是主持人介绍，谁能想到他们是聋哑人、是智障儿？残障孩子也能像正常孩子一样，自信、有尊严。看着、听着、想着，泪水几次模糊双眼，在演出现场我就下决心，一定要好好写写创造这一奇迹的人。

来到启智幼儿园，采访特教老师、与孩子家长交谈，他们都时不时地讲起一个人——孙淑君，启智幼

儿园的创办人，也是一位残疾人。他们讲述着孙淑君创办启智幼儿园的艰难，讲述着孙淑君帮助残障孩子的一个个感人故事，讲述着孙淑君对特教老师的帮助，他们充满感情地讲着，我随着一个个故事感动着，激动着。报道对象也开始锁定。

于是，我又两次采访孙淑君，一个靠轮椅代步的肢残女性。她的磨难，她的坚强，她的爱心，她对残疾人事业的贡献……

“真想好好为她唱支歌”，这就是我采访之后的想法。于是，有了这篇通讯，一篇倾注了我的感情之作。

“他不仅活干得好，还能处理好各种关系，遇到困难时，也能妥善地化解矛盾”，和贺胡国打过交道的人这样评价他——

从泥泞中蹚出来的硬汉

□本报记者 徐福平 通讯员 李保新 余刚



2012年10月份，建安公司项目部拿到怀化南站由路基车站变更为桥式车站的图纸后，全线工程已经开工两年半，成为全线开工最晚的一项重大关键工程。但是竣工日期却要求与全线同步。

怀化南站施工难，最难的是2000多根桩基施工。一般的桩基施工承包合同中，吊车和挖机的租赁都是项目部来负责。但因为是抢

钻进场，为了加快施工进度，项目部在高峰期配备了350台冲击钻，15台旋挖钻，全国仅有的4台460型旋挖钻在贺胡国的努力下，争取到了1台，迅速运到了现场投入使用，这解决了桩基施工中遇到的各种“拦路虎”。

泥泞中的鏖战

2013年3月的一天早晨，凉意阵阵，雨时断时续下个不停。

满眼血丝的贺胡国穿好雨鞋，拿起雨衣，正准备去工地查看，一名年轻的工区长田武民找到了他。

“贺经理，我要回家。”这个一向开朗阳光、时髦的东北小伙子，在那一刻却遍遍不振。满身都是泥点的衣服、蓬乱的头发，还有好几天没有刮过的胡须，让人看到后感觉好像老了十几岁。

“家里有急事吗？”贺胡国关切地问道。

沉默了一会儿，田武民道：“我感觉压力很大，现在一接到电话，浑身就起鸡皮疙瘩。”

贺胡国心里一酸。南方雨季时间长。项目

开工后，湘西的雨淅淅沥沥地就没有断过。长2700米、宽600米的怀化南站地处一块洼地之中，积水多得排也排不及，二百多台重型机械在工地上一起运行，上千名作业工人昼夜奋战，整个工地被搅成了“一锅”深达三四十公分的黄泥汤。

为了确保工期，项目部提出了“白加黑5+2，抢雨天战黑夜，争分夺秒每一天，宁可脱下一层皮，也要拿下桩基础”的口号。项目

主要管理人员全都住在工地边上的简易房里，就是为了有问题能及时解决。因为员工几乎每天上工地都要穿雨鞋，整天一身泥不说，脚也很快被捂烂了。

他拍了拍田武民的肩膀说：“干工程压力很大，累了，可以回家休息一下再来。但是我想跟你讲的是，遇到困难，就必须克服过去，这是我们人生的宝贵财富。”

三天后，贺胡国在工地上见到田武民，田武民笑着对他说道：“那天回来后，我想了一晚上，还是决定留下来。”

贺胡国每天去工地检查施工情况，头上

时断时续下着雨，脚底下总是清理不完的淤泥，还有地底下形态各异的坚硬石灰岩。穿的高筒雨鞋陷进淤泥里两脚似乎被强大的磁力所吸引，只能慢慢磨着前行。

坦诚以待，以心交心

在采访中，贺胡国告诉记者，在前期征地拆迁和临建时，每次自己都亲自到当地村委会和老乡家去沟通，宣讲高铁建设的技术标准，要求以及对当地经济发展的好处。“一定要尊重他们，以心交心，才能得到老乡的理解和支持，后续的工作才好开展。”

的确，不管是对外还是对内，他都是这么做的。

当得知一个施工队伍每天伙食只有一菜一汤后，他要求把伙食增加到三菜一汤……一个农民工说，我在这里干活能得到尊重。

中铁一局建安公司党委书记都宜君表示，在贺胡国的带领下，中铁一局建安公司全体参建员工克服困难，用不到一年的时间保质保量安全地完成了将近三年的工程量，为中铁一局建安公司，为中铁一局集团赢得了信誉。

“他不仅活干得好，还有大局意识，能恰当地处理好各种关系，遇到困难时，能借力迅速妥善地化解矛盾。”和贺胡国打过交道的业主、地方政府这样评价他。

贺胡国的工作精神和成绩得到了集团公司高度认可。十几年来，贺胡国先后获得中铁一局集团“十大革新”能手、优秀管理者等荣誉。在沪昆客专的建设过程中，他连续3年被评为沪昆客专湖南公司年度先进个人，并于2014年获得火车头奖章。

记者了解到，12月下旬，沪昆客专将全线通车。而那时，贺胡国又在另一个项目上忙碌着。